

雨中抢修

□ 李永明 杨秀军

9月15日至17日,汉滨辖区普降大雨,沟洪肆虐,江水暴涨,致使该区农村供水工程不同程度遭到损坏,部分群众吃水受阻,为了确保群众吃水不中断,汉滨区7个供水分站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千方百计组织抢修,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水,保障群众吃上了幸福安全水。

汉滨区近年来共建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434处,其中集中供水工程1367处,分散供水工程1067处,解决了79万人的饮用水安全。灾情发生后,汉滨区7个供水分站不分节假日,加班加点,翻山越岭,排除险情,抢修供水设施,保障供水畅通。9月16日夜,共进水厂水源拦水坝右岸新修的村道路基垮塌,造成共进社区200余户供水中断。水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购买了抢修应急物资送至共进水厂参与抢险,采用多水源引抽结合方式取水,在下午2时共进社区恢复正常供水。9月17日,五里水厂管线滑坡,致使5处主管道损坏,导致辖区1.4万人无法正常用水。水厂人员冒着大雨立即前往滑坡处维修,历经4个小时终于恢复供水。

截至9月19日,被损坏100余处的水源工程全部得到了抢修恢复,群众的吃水问题得到了及时恢复。



巴山的雨,一点一滴浙沥着山脚下洋槐,未曾想到不期而遇的雨终究还是来了,却也来的这般宁静而自然,仿佛多年不见的朋友虽然疏远了,可情意并未疏淡,促膝依旧如前,待喝上几杯小酒,更是自不胜收。雨点落在雾里,雾又迷蒙着小河,也许是大雨才过,河水已变得浑黄,在雨蒙的雾中,时隐时现,只听到滚滚浪花扑打山石的清吟。

抬望眼,已走到山腰,青石板路弥漫着薄雾的苔藓,想必许久没有人走过。伴着林间清越的鸟鸣,一步一个台阶,虽然山高路远,可丝毫不觉得苦累,反倒是慢慢的从疲惫的深渊里升腾起来,灵魂从肉体里挣扎着摆脱了一般,身心得以舒展,不由得捻到东坡那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的妙处。真当我伫立在巴山烟云的迷蒙里,放眼江山浩气磅礴,怎能不心生“江山入我怀,何待来年长”的感叹。

前面的石阶还长,山势还高,一边

巴山烟云

□ 魏荣康

思索,一边踱步。从鼻腔到肺里早都被这深林里的湿湿润的如奶油般丝滑。这股山野的味道,如此熟悉,又让人难忘。记忆里,不知重复过多少次。每当江口大雨过后,我总爱去铁索桥上看涨水,洵河和江河的汇聚处恰恰就在这铁索桥下,本来这两江之水已是百马奔腾了,可偏巧在这里还要来个狭路相逢,想那阵势犹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猛劲儿,更巧的是我就偏爱混迹在这野味之中,两手抓紧铁索,眼睛微闭,那股夹杂着泥土味、鱼

腥味儿和腐木味儿的水花不时打在我的脸上、眼皮上,我想象自己架着木筏在黄河上漂流,过险滩,躲漩涡,最终漂到大海里。这其中的味道,非得设身处地的感受才会真实而惬意。也正是这股味道,让我这个常年离乡的人,心中多了一番惦念。翻过再多的山,渡过再多的河,深埋心底的只有那条的母亲河。正走间,那树林里的亮点不觉越来越大,摸索着树藤,爬上石梁,再放眼眺望,那巴山的景色被层次分明的剖开,天上是一大片,一大片的蓝;山里是一

大丛,一大丛的绿,这绿——有深的,有浅的,有浓的,有疏的,层次分明;山腰是一长抹、一长抹的白,就像是水墨画里的留白,全凭造物主的心意,可谓是:“落笔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。再往下看,犹如白蛇蜿蜒委行的河水,将这幅巴山烟雨图点活,山与云与天,共流于这一江绿水,亘古不变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

回看走过的石阶,已被隐在这巴山雨林之中时断时续,偶尔还能看到石板的青点。心里踌躇着,到底是上还是不上。我想,还是继续向上走吧,不能因为付出多了就害怕失去,只要锁定青山便势不放松,即是这样,可我还是不敢肆意踩踏这脚下的青苔,生怕坏了“石阶青”的美景。

白雾蒙蒙,不知道山的那边又是什么风景。

生活写意

水色吕河

□ 王慧

吕河,是旬阳县所辖的一个镇。我的家乡就在这个镇的一个村子里。

有朋友问,你们旬阳怎么地名都与河有关,我想这不仅仅是先民近水而居的缘故,古人起地名讲究灵动、吉祥,上口好记,河因水汇入而成,易经文化把水视为财,所以能沾上水的称其河那是想象之中的事了。

大自然最具灵性,最能让人们遐想。也许是因为在城里呆的太久,也许是因为自小就乐山亲水,也许是故土难忘,每次回到吕河,水映天蓝,空旷的天空几朵自在漂浮白云,总能洗涤浮躁的灵魂,产生对故乡幽深的眷恋,不由得感叹:故乡真好!

大自然的神奇与和谐,那是无与伦比的,也是让人敬仰膜拜的。山与水总是相伴而生,山环水绕,山莽莽水悠悠,无处不是灵动的画面。吕河是一个写满神奇故事的地方,毛公山之雄伟,卧牛山之传奇,君渴马刨泉的神话,古渡夕阳霞光与水波的完美融合,赋予浩淼的江水神韵。

宋词里说,山是眉,水是眼,在吕河能感受到这样描写的真实背景。山和水都是灵动的,山之阳刚,水之阴柔,水因山的呵护更加妩媚娇柔,山因水的环绕更加厚实遒逸。漫步在吕河的山山水水,或车船观光,或徒步赏景,即便是站在故乡那刻满儿时记忆的老房子前,视野之内,真可谓: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吕河是水的海洋,也是花的世界。放眼望去,河水清澈,碧波荡漾。绿的山野弥漫着香甜的空气和花的芳香,我的父母有养花种菜的习惯。房前屋后种满各种花,粉色的玫瑰,淡黄色的兰花,红色的月季,一片片,一处处盛开的五色牡丹娇艳欲滴,香气扑鼻。父母的双手沾满泥土与花香的气息,他们每天在创造中填充生活的缝隙,也将最美的瞬间定格。

每次回到吕河,自然山水之美总让我流连忘返。坐在老家的院子里,听鸟语,嗅花香,接地气之灵气,悟自然的本心,多好呀!可是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奔波在快节奏的喧嚣的城市,接触的几乎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,回到乡下没有车来车往的纷扰,也没有熙熙攘攘的喧闹,安逸清静悠然自在。

静心感受田园生活,行走在自然山水间,让生命之花自由绽放。

洞子街

□ 周邦基

洞子街,是一个沉重的话题,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忆。洞,孔穴、深穴。洞子,这里指1958年全民“大放钢铁卫星”并为确保“钢铁元帅升帐”,在旧城墙上所挖的“炼钢炉”。后成为一些人的住所,并形成街坊邻里集聚,门前道路通达的“街”,被人们戏称“洞子街”。当然,此称谓中既含有调侃,也含有辛酸,更多的则是无奈。它主要分布在大南门外南城墙和东门外的东城墙,尤以“猪娃儿场”以东和“潘家坑”一带最具规模。

居于洞子街的多为“左”年代,“一抓就灵”的“阶级异己分子”和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返城居民。这种状况的产生一是因为“文革武斗”时,攻城的一方用自制炮弹和飞行炸药包,狂轰滥炸;守城的一方为扫除阵地前的障碍物,放火焚烧。将土西门内外的西大街、石堤东街、上河街、翠花街;西城墙内的白庙巷、南井巷;水西门外的鲁班巷、金银巷;仓房楼一带的南、北城隍堰、套子巷、沈家巷;朝阳门外的丁字街;南马道至大南街间,北马道至大北街间;还有五星街、古楼西、安悦街……近两千间私房屋被毁,造成住房极度缺失。尽管政府统一在培新街、大南街、北城隍堰等处废墟上建造了许多民房,仍无法缓解住房紧张的困难局面,因而居于洞子街中的便为分配住房时被“政审”淘汰的人家。二是当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结束后,又组织了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运动。到了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召开后,落户居民未经许可纷纷自发返城。回城后无房居住的,按当时的规定不予安排住房;原有有房而在下放时已被作价收购的,亦未有返还的政策。于是有条件的便于城外大桥路、红卫路、解放路和兴安路等四条马路边搭起了庵棚;没办法的,城墙洞子便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。

居于洞子街中的人,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沉沦。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住在潘家坑一带洞子中有个叫邹廉敏的,是一位单身老者。此人曾在旧政府的民政科当过差,写得一手好字,“傅家河大桥”即为其所题。1974年春节,老先生以毛泽东“天生一个仙人洞,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诗句做春联贴在了洞门口,被公安带去审查。后又觉得此举并无大错,因为在当时以其诗词句做对联,已是一种不成文的“新八股”,于是便“处罚”他在城内满街道书写了几个月的宣传标语。待政治环境宽松了,又要过年了,老先生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,随着有关部门对收购下放居民私有房屋返还政策的落实,政府对城市住宅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,洞子街中的住户也就逐步地减少了。到1983年洪水灾害后,仍居住在洞子街中的人家,被政府全部安置在了“灾民临时过渡房”,洞子街随之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水天一色

赵坤/摄



夕阳渔夫

胡本先/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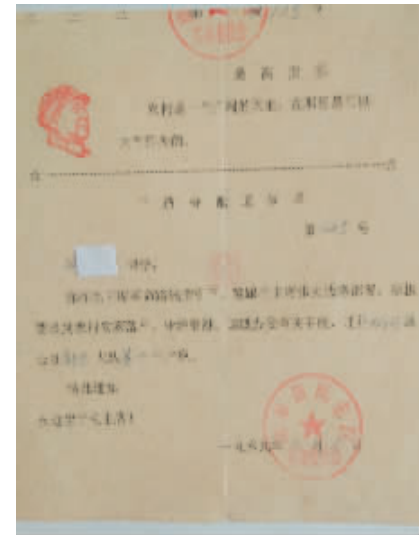
仙河水韵

薛精兵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农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 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

安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票证

□ 赵均培



图一



图二

笔者收藏有两张关于安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票证,印证了那代人的青春岁月。其中一张是“下放分配通知单”,这张通知单最上面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: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。中间部分清楚地表明了该知识青年的下放地点。落款单位是岚皋县民主区革命委员会(图一)。另一张是“安康地区物资局革命委员会函”,该函的内容是申请床板45付,供给桥亭公社用于知青安置(图二)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,是在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。安康专区(后改为安康地区,现为安康市)从1962年开始,就有安康、汉阴、白河、紫阳等县动员知青下乡。1968年12月,毛泽东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号召,全区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(1966、1967、1968年三届学生,后来被称为“老三届”),全部前往农村。1974年3月中共安康地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,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,直接归地委领导。据不完全统计,到1979年年底,全区共动员了23600多名知青下乡。

票证话安康